



发现 白驹过隙之美

□天凌



在浙江衢州常山乡下,稻作文化的传统依旧纯真又热烈地保留着,不管是节气将临,还是节庆将至,家在农村的妈妈们都会在视频里召唤远在大城市上班的儿女,提醒他们要回乡来,接受风物与礼俗的洗礼,咬春、卖春困、送灶柴、望夏、看天河、戴楸叶、荐麻谷、消寒会……原来,千百年来在乡间传承的节令风俗这么灵动又风趣,诙谐又明快。

这些风雅有趣的仪式,在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已被很多年轻人淡忘了。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稻田工作者、作家和出版人,周华诚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意愿:要向今天的年轻一代讲述以二十四节气为锚点的农耕生产意趣,讲述在传统节日到来时,丰富多彩又意蕴深长的礼俗活动。他认为,如果把时间比作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绳,节气、节日就是中国人记录光阴的结绳记事。若将每个节令、节日的特定仪式写出来,不仅能描绘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也将让游子感受到对自然、对故园、对宗族血脉的深厚情感。

为重新发现被世人遗忘的时间之美和日常之美,周华诚以故乡浙江衢州常山为观察样本,细腻书写了江南原住民随岁时更迭而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将他行走、体验、感悟的结晶,汇聚在《仪式:中国人的时间哲学》中。这套裸脊设计的新书分为两本,一本是《节气风物之美》,一本是《岁时礼俗之美》,更附有精美手账一本,方便读者写下自己对时光流逝的纷繁感受。

有仪式感的生活,会让人觉得活在庄重和认真里,是有信仰的、精神气十足的。在新书《仪式:中国人的时间哲学》中,周华诚文字的安静、笃诚、简洁与诗意,极好地呼应了岁时礼俗的舒徐再现,以及节气风物的缓缓绽放。“到田野中去,到泥土与溪水中去,到轰轰作响的柴灶前去”,这可不是城市文化人的降尊纡贵,而是作家发自肺腑的生活积累,作家发起过“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的农耕”的众筹项目,与父亲一同在泥水中耕耘,正是这种切肤的参与热情,才令这本书显出与众不同的气质来。是的,只有沉下心来,像古人那样躬耕、劈柴、造纸、制茶、做粿、挖笋、采菌,才能发现中国人的时间哲学,最大程度地找到美的藏身之处。

阅读这本书,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周华诚将自有的“诗人脾气”,与节气、节日本身的意蕴做了巧妙的结合,在讲述那些城里人闻所未闻的礼俗时,他的个性会突然淘气地冒出来,像夏日晴空之上,白云伸出的一个个“小拳头”,他写二十四节气之“立春”,说扎着大红花的水牛在犁地,“水牛就牵引着水犁翻开了春天这本书的第一个页面”。写“惊蛰”,说“天上打雷,是雷神在敲击天鼓,天地相应,顺应天时,如果在这一天蒙鼓皮,鼓就会特别地结实耐用”。写“清明”,将一个寻常的喝茶场景,写成李白“风吹柳花满店香”的意态,他是这样写的:“我坐在门前喝奉化曲毫茶,落了一肩的油菜花粉,其实也不只是油菜花粉,更有蓬蘽花粉,紫花地丁花粉,梨花粉,李花粉,海棠花粉,甚至是青菜花粉。”

写中国传统节日之“中秋”,他一定要强调:“螃蟹剥肉不得立食,必须先放在蟹斗里,等到把所有肉剥出,再混入酱醋,以此下饭。”写“除夕”,更要建议:“从山上折一枝梅花回来,插在瓦罐里。如果自己会画,画一枝梅花来过年当是最好不过。”

重温节气、节日之美,不仅是追溯传统文化的因子,更重要的,是对千百年来生活美学的传承,是对仁厚精神的发扬。在这种传承和发扬里,我们进一步确认自己是有根之人。

除了内容,这本书在形态上也很美,它由数度斩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的陈天佑设计,特别采用夹页工艺,每一张都是纯手工粘贴装裱,不惧烦琐,不计成本,只为呈现书本的仪式之美。书中特别收录了20余幅知名插画家许可葭在10岁时创作的童趣小画,在她拙气又浑然天成的笔触下,刺猬、小鸟、蜻蜓、花树与小羊,执蒲扇纳凉的妈妈、提灯的孩童、骑驴过荷塘的药师、躺在船里过芦苇塘的闲人、寂寞的钓翁与千年古桥,自然万物与一个闲人坦然相对,人得以坐忘于时间的洪流中,稚嫩的水墨意境,颇有一番“见天地万物皆新奇”的鲜活与灵动……这些从饶有天赋的孩童手中生长出来的四季感触,以白色宣纸做底,为深灰色的章节插页渲染了纯真之光。

这本书的封面与书盒上,印着瓦依那乐队主唱出農的天真之画:稻田里,禾苗茁壮成长,像棵大树;骑着马的男孩和女孩,飞驰而过。是的,所有这些画作与周华诚的写作形成了绝妙的互文,表达的正是《仪式:中国人的时间哲学》一书的精神内涵:白驹过隙,光阴流逝,春种秋收,大地温柔,要在每一个细节上珍视传统给予我们的深切滋养,要尽力留存我们与自然的丰富链接。

在阴影中思索,在阳光下歌唱

——杨绛随笔集《不肯低头在草莽》序

□周睿

——给人作序终究还是落在了我的身上。

好吧,既来,则安之。

二

相对阅读,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写作,尤其是评论。就像程德培说的,“当代批评的难处在于,你既要十分注重文本对象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又要留意表达自身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所以,尽管我也算是编者,但所感所论的必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跟作者的本意产生异质的对立。

杨绛的这本书,由四百多则或短或长的随感组成,写作时间纵跨了十几年。如果说这本集子有什么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冷热交融”。看起来似乎相抵相悖,但却是作者的一体两面。

清代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时曾说,王的字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杨绛的文字亦是如此。单看他的段章,或长或短,思考的疆域,也有大有小,但段与段之间,篇与篇之间,也真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这份“有情”,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用冷眼写热情。

从艺三十多年,身兼书法家、作家、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杨绛,对文艺圈文化圈的流动、更迭、破坏、建设,不可谓不知之,不懂之,但他硬是挺着不到漩涡的中间去,也不到码头岸上去做观者,而是在水里找一块礁石立下来,在被动里做些主动的事。

这些年来,对于“新”,对于“变”,杨绛一直持有一种清醒的警觉。他明白,新变是一种危险又迷人的东西,它是偶然,是奇迹,是丰富,但同时也是混乱,是干扰,是迷惑。许多人也许就在它的炫目中忽略了原本该坚持的“旧”与“古”。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云墅

任院长。1891至1896年马勒担任院长的这6年,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愉悦的时光,因为其中1893年到1896年的暑期,他都在斯泰因巴赫风光绮丽的阿特湖湖区生活并创作。对此,卡夫卡在1922年7月因为睡眠问题而写给朋友威尔希的信件中,充满奇特和复杂的况味:“我想到马勒,我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有关他夏天生活方式的描述。那时他的身体极好,睡眠极佳,每天五点半起床,然后沉浸于大自然,跑到林中那间‘写作小屋’(早餐早已备下),藏身其中,一直工作到下午一点。树木,在锯木厂会制造噪音,在马勒屋外却围拢成墙,无声地对抗着噪音。”(《卡夫卡书信集》)

卡夫卡几乎一辈子失眠,1922年的7月,卡夫卡因身体欠佳从保险机构提前病退,跟妹妹一家住在波希米亚南部卢日尼采河畔畔的普拉纳。这座城市是当时捷克的疗养胜地,然而森林中锯木厂的噪音却使卡夫卡无法工作,无法睡眠。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失眠困扰下,马勒这段创作与生活秩序都平稳美好的时光,仿佛成为卡夫卡抵抗噪音与失眠的力量。

卡夫卡对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曾经有一段谈话:“音乐产生于全新的、更精致、更复杂,因而也更危险的刺激。诗歌的目的则是清除刺激引发的混乱,将其升华、提纯到意识中去,从而使之人性化。音乐是感性生活的复制,文学驯服它,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卡夫卡谈话录》)

这段话中的“音乐”也许与马勒的系列交响曲并无关系,但马勒的交响曲中确实充满异常强烈的凄厉、绝望、分裂和混乱,到达了能撕裂听众神经的地步。这其实都体现出音乐的感性特征,哪怕是痛苦和死亡也极致浪漫。然而,马勒的音乐除了表达出人在世界上无可归、人逃不开死亡的个体浪漫主义古典悲剧主题,它还将人因为被时代

裹挟而最终无能为力和必将隐于尘烟的理性的现代悲剧主题引发出来。如此庞杂交错的内心集中在一支交响曲里呈现,必然会令人陷入分裂和癫狂,因为音乐终究是感性和局限的,如一张弓、一根弦,拉得太满必然崩溃。所以这样的音乐在当年无人聆听甚至被拒绝演奏。

而卡夫卡则“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方式”驯服了音乐。作为个体的人,原罪、原生家庭、忧郁犹疑、身份处境,甚至身体的弱不禁风等等词汇几乎都是卡夫卡的标签。然而,作为文学的卡夫卡,他却没有沿袭感性和抒情的柔弱传统,也没有在新旧世纪交替时只单单流露出伤感,而代之以写了好多“内容离奇、可怕而精彩的小说”(黑塞语)。

卡夫卡开创了一种文学的新的表达方式,今天被称作“现代主义文学”,他的内核显现出像马勒的音乐一样的现实意义,黑塞反复强调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虚假的真实”。换言之,马勒音乐中现代悲剧主题都被卡夫卡以一种文学的、独创的方式进行了更为惊悚、更为震撼,又更能令人接受的提纯和升华。从这一点上讲,马勒与卡夫卡是心有灵犀的,同时他们都共同成为伟大的先驱。马勒使交响乐在承继贝多芬的基础上,宣判了英雄的末路和西方的没落,这是理性而精准的现代预言,桂冠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称“马勒是这个世界的音乐先知”。卡夫卡则“兼具富于诗意的预言者和信仰者的特质,其预言的表现是隐藏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怀疑;同时,又喜欢遁入私人 and 隐秘的事物,也就是小市民的事物当中,然而,其悲剧性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黑塞语)。

从李白到马勒,再从马勒到卡夫卡,从诗歌到音乐,再从音乐到文学,“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人类灵魂的相知相惜,人类文化的领悟沿革,就这样跨越时空,永恒闪耀在人类文明的天空。

临《赤壁赋》

□尹画

篇《赤壁赋》,通篇带有哲学的思索,意味绵长。东坡先生先是感到清风徐来月夜泛舟的舒坦,“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接着,听到船上吹洞箫的客人箫声悲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于是与吹箫客人一问一答。客人怀古伤今,哀叹人生短暂,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则宽慰他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意思是天地之间,凡物各有自己的归属,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令一分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送到耳边便听到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享用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时候。这是造物者(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大宝藏,你我尽可以一起享用。

两百多年后的一三〇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元人冠冕”赵孟頫抄写了这篇赋。彼



新书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美]史景迁 南海出版公司

史景迁从利玛窦留下的四个汉字(武、要、利、好)和四幅圣经版画,搭建起这座记忆宫殿。他将利玛窦的事业视为16世纪晚期“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将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的并立与西方世界内部的宗教论战相互映照,将十六世纪澳门商贸成败的细节与耶稣会士同明朝官员边界暧昧的关系相互勾连。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施爱东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学术行业,一样有祖师崇拜、学术赶集、资辈亲疏、派系与行规、控制与反抗、主流与边缘的分野、师承与圈子的壁垒、尊老与维系的传统,还有自卖自夸的学术营销、连横合纵的操纵方略。有些看似国民性的学界弊端,其实是国际性的科学社会学难题;有些貌似公平的行业规则,其实严重束缚着学术发展。



《中国梦境》
[美]康儒博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通过梳理战国后期至晚唐的占梦书、经史注疏、志怪小说、佛道文献、敦煌写本等有关资料记载的关于梦的奇闻轶事,作者以不预设弗洛伊德、荣格或者任何其他西方或现代解梦的理解方式,分析了中国前现代关于梦的文本,为人们几千年来苦苦追寻的问题,找到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
[美]白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妇女史视角切入,聚焦女儿、寡妇、妾等不同群体,讲述中国女性从宋代至民国的财产权利变动,揭示了近千年来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同时,本书从法律的面面窥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检索历代司法资料,观察有关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表达与实践。